



# 兵心暖稚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

五岁的小浩浩，本该与小伙伴们追逐撒欢，却偏偏遇上突如其来的重病，被困在陌生寂静的儿童医院病房。一纸诊断书下来，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，愈发一贫如洗。“救救孩子吧！”爷爷老董想到了过去服役的老连队，竟牵出一份隔了大半辈子的战友温情，悄然涌向这个可怜的孩子。

## 一

小浩浩自从住进医院那天起，病房里天天都有消毒水的味道，他撅着小嘴“早已闻习惯了”。最熬人的是化疗，大人都未必扛得住，何况是个小孩子。软软蓬蓬的头发，没几天就掉得稀稀拉拉。他用稚嫩的小手，一遍遍摸着自己圆圆的脑袋，眼神懵懵懂懂，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妈妈给买来一顶印着小熊猫的蓝色软帽，他总爱歪着头摆弄帽沿，静静地靠在爷爷怀里，乖得让人心疼、着急。

老董与我初识于一次战友聚会，方知比我早十年从渝东入伍。再次见面，是在小浩浩病重期间。老董白发又多了许多，明显瘦了一圈，眼窝都快陷下去了。看见我，勉强动了动嘴角，那笑意只在眼眸里停留了几秒。我想说几句慰帖心窝的话，却感到喉咙发紧，只轻轻拍了拍老战友上臂。

老董点了点头，随即又摇摇头：“孩子太小了，根本不懂‘白血病’三个字有多沉重。”只知道打针的时候，会下意识地攥紧大人的手，小小的身子，轻轻抖动一下，始终咬紧嘴唇强忍着不哭不闹，只有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澄澈明亮，透着天真灵气。等针头拔出来，才红着眼眶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啥时候才能回家呀？”

老董沉默许久后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要是能替他，我立马就去。”那语气哽咽却不容置疑。医护人员也总是说，爷爷已经把所有精力，都用在了孙子的身上。

一大清早，小浩浩的爷爷蹲在走廊一角，紧盯着每天几百上千块的缴费清单，偶有护士推车经过，头都不抬一下。细碎的轱辘声，比叹息还轻。好一阵，才缓缓仰起头来，看着窗外晨雾蒙蒙，天地间一片昏暗压抑，顿觉冷气往骨头缝里钻，便习惯性摸摸衣兜。那粗糙的手，捏了捏早已皱巴巴的烟盒，四周静得能听到捏烟盒的窸窣声，一下一下，连喘口气都觉得堵得慌。



## 二

那一刻，七十多岁的老董心头最清楚：自己这辈子当过兵、打过工，天生性子硬，从没向任何人低过头。可想着高额费用从哪里来？看着病床上那备受煎熬的孙子，还是忍不住拿出那部旧手机，用整个食指的力气，一个字一个字敲下了：“老战友啊，我小孙子重病在做化疗，求您帮帮孩子吧！”短短几行字，发到仅有微信的几位战友那里。老董没有抱多大希望，几句满是无助和恳求的话，能牵动几多老战友，甘愿把省吃俭用的积蓄、养老金，凑起来给一位退伍近半个世纪的老兵么？

但老董忘了，当年同军训同劳动、同吃一锅饭、同睡大通铺，在险象环生的训练或施工中，总把后背交给战友的瞬间，战友们会记起一辈子的。其实老董并不知道，老连队很早以前已被撤销了。

“年轻时候的老董，坚韧、果敢，把战友的性命看得比自己重。”远居安徽的老指导员记忆犹新，在电话里头仍声情并茂地告诉我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一个盛夏的六月。京通线桃山隧道突发坑道塌方，危石滚落，尘烟笼罩掌子面。时任副排长的老董没有丝毫迟疑，扯开嗓子喊：“共产党员和老兵跟我上！”一边护着新战友迅速往后撤，一边只身扛起两根笨重的方木，冲向随时会再次坍塌的险区。岩石坠下的声响就在耳边，生死只在转瞬之间，老董硬是用自己的身躯，及时撑住了次生灾害的发生，现场指战员无一伤亡。

## 三

常年隧道掘进、粉尘浸染，让老董落下了顽固的矽肺病。往后经年，每逢阴雨天就胸闷咳嗽，身体一直虚弱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晚年还要眼睁睁看着年幼的孙子，饱受疾病和无钱治疗的痛苦，自己却有心无力，那份英

雄迟暮的无助与心酸，旁人看了都心生不忍，暗自抹泪。

年近八旬的老指导员，心里又疼又急，戴上老花镜，连夜给有联系的战友，一个接一个打电话、发微信，并与当年的两任文书和文化战士互动，言语恳切凝重：“老董是当年部队里实打实的功臣，退伍后还一身伤痛，我们一定要救助这个孩子。”

一则“老连队倡议”，像长了翅膀，很快传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。他们大多年过花甲，有的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，没有一人当旁观者。

老连长当即捐款，还特意发来语音，嗓子虽然苍老沙哑，但字字赤诚：“当年老董舍命护我们一众战友，如今孩子有难，我们理应伸手相帮。”老文书的老伴本身带着病，见丈夫拿出一个大信封准备捐款，她轻声细语：“都畀个我吓”（粤语，“也给我一个”的意思）。而后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白布包，慢慢解开。起初，还一张张地数，忽然停下手，说：“先救孩子要紧。”话音未落，她干脆将那厚厚一沓钞票全都塞进了信封。

一时间，得知信息的当年老兵们，都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：我们绝不能让老英雄流血又流泪！

那个曾经能扛着百十斤枕木、奔走在路基上的老班长，如今瘦得迈步都不太利索，自己还在为医药费发愁，却执意要捐出一个月的退休金。帮助代办的战友想拦着，老班长一下子急了：“你知道吗？当年施工遇险，是老董救了我。”

有个“老广”战友捐的钱最多，当年在连队只待几个月就调走了，老董并不认识。可人家始终记着老董塌方抢险、舍身护人的场景。时隔数十年，这份袍泽之情从未淡去。“老广”没有留下姓名，只念一句：孩子的笑脸，就是最好的收据。

堪堪旬日，老连队竟有逾百之人纷纷拿出数百千元不等，如暖流一般持续涌来。不少老兵心底柔软，还多次追加捐款。

## 四

人们心里都清楚，有的战友与老董别后数十年未曾联系，更多的战友甚至素未谋面，可一听“老连队”三个字，足以穿越时光与距离，让大家的心就贴到一块了。

更暖的是，老兵们这份善举还在社会上引起回响。一些兵二代，承袭父辈家国情怀与古道热肠，主动加入捐款行列；一些社会人士也由衷共情，宁可少抽一条烟、少喝一顿酒，也要为老功臣的孙儿伸出援手。

点点滴滴，最终汇聚成那张可以解决急需费用的账单。

请理解我，没有写出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，因为我不想让这篇小文，成为一份冷冰冰的数字，减弱了那片爱心最动人的滚烫；因为在我心里，老兵们从来就没有别离，依然挂念。

当有战友来看望时，小浩浩不再躲闪，会脆生生地叫“爷爷，给您糖吃”，还不忘让人看他画的小太阳呢。孩子的心呀，最纯粹，也最容易为爱捂热。他说不清大人的战友情，不懂什么是古道热肠？只晓得，有许多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，正用一双双温热的手稳稳地托举着他。

这份沉甸甸的人间暖意，跨山越海，化作一束微光，守护着一颗稚子童心，熬过了艰难的数百个日日夜夜，一同走进春暖花开。

出院那天，春风和煦，云朵都飘着棉花糖似的味道，连病房的空气也甜丝丝的。

小浩浩早早换上爸妈拿来的那身爱穿的衣服，眉眼间，都透着俏皮与笑意，如新芽初绽，清逸、灿然，向阳欣欣。他冷不丁踮起脚尖，凑近爷爷耳朵：“我要去油菜花地里捉小飞机（蜻蜓）哈。”爷爷爽朗一笑：“要得，咱们这就去！”说着伸手挽着娇嫩的小孙子，奔向本该属于浩浩追着风跑的童年。

（文中小浩浩为化名）

# 再看南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劲

夜深人静，皓月当空。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则音乐视频：天蓝地绿，厂房壮观，城市街区鳞次栉比，公园里洋溢着运动的激情和活力……

这是什么地方？跟着视频伴奏歌曲《这是一个好地方》，我眯起眼睛看。稍后，瞧见奔流不息的孝子河、错落有致的棚改区、二郎山公园观景平台，一拍脑门：南桐嘛，我的家乡。如今变化这么大，怪说不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

再看，小时候玩过的小溪和爬过的山坡依旧，昔日瓦房变成了敞亮的农家小院，麒麟山比以前更绿了。慕万高速和渝筑高速穿越乡村绿野，像两条玉带，带来发展的生机，也将片片乡愁带向远

方。我教过书的115中学搬到了八〇一棚改区，背山面水，旁边还建了南桐全民健身中心。

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南桐曾是产煤大镇，以煤为主的产业红火了半个多世纪，但也带来了污染和采煤沉陷。这些年，南桐人转向生态绿色发展，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变了。很多人安心在家门口上班，茶余饭后打麻将的少了，跑步健身的多了，南桐大道上散步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家住万盛城区，回南桐的路有好几条。想快，就开车从万盛上慕万高速，平山下道，顺着南桐大道一溜烟就到了。想看风景，就走二郎峡那条盘山路，在树荫里慢慢开，听鸟儿叫。遇到小时

候玩过的池塘和山坡，就停下来看看，找个好位置望一望家乡新貌。最后在竹林沟拐弯，开进山下老屋所在的村子。要么在母亲菜园里摘菜，要么到发小院子里摆龙门阵。

还有一条，是沿孝子河走回去，一路看山看水，也会遇到三三两两健身的人。河水愈发清澈，让人生发静谧之感。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115中学教书时，有学生写过《泛舟孝子河》的环保征文，写的是孝子河治理后的美景和划船的惬意。我发微信联系这位远在上海理工大学工作的学生，告诉家乡的变化，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他的高兴。不知不觉走到八〇一，望过河岸，方盛电厂和南桐发电厂的老厂房还在，高耸的烟囱是家乡抹不掉的历史印记。

前不久，我跟万盛历史研究会去平

山组团看企业发展。这片地方以前是“三线建设”的平山机械厂，曾研制出“双狮”PSM90型摩托车，填补了国产空白。如今厂子搬了，但园区引进了南京云海、西安高科、中镭科技等企业，发展势头很旺。

附近的金龙村，走出了被周恩来称为“霍氏三杰”之一的霍栗如。他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共产党，1930年任彭水农民起义总指挥，因叛徒告密牺牲，年仅24岁。村里还保留有东汉崖墓群、宋代赵牟氏墓、明代寡妇堰和清代小桃园等古迹。

南桐过去是川黔边界的物资集散地和川湘公路的必经地，商贸发达，有铁路直通重庆。南桐煤矿被誉为“抗战煤都”，为战时重庆国防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在民族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这里还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，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后人。

一句两句说不完家乡的好，南桐是个好地方。听着《这是一个好地方》的旋律，我愉快地进入了梦乡。

